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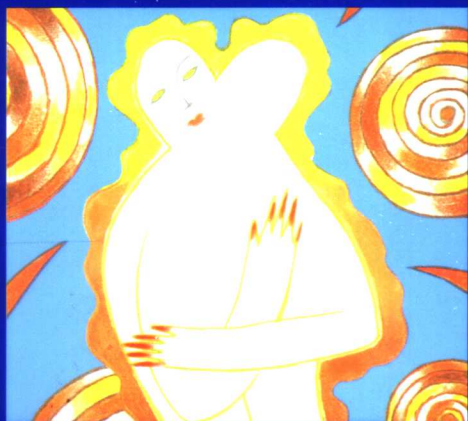
c u c k o o

布谷鸟丛书·名家经典系列

长篇小说

Fathers Don't Cry

圣爱



杨 颉 著



现代出版社

圣爱

杨
颢
／
著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圣爱/杨颢著.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02

ISBN 7-80028-811-0

I. 圣…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6780 号

圣爱

Sheng Ai

出版发行/现代出版社 (北京市安外安华里 504 号 邮编: 100011)

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总发行/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

责任编辑/刘宝明

封面设计/梁珍

印刷/北京地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版次/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书号/ISBN 7-80028-811-0/I·200

定价/16.00 元



布谷鸟丛书·名家经典系列

封面创意：安波舜

设计制作：梁 珍

谨以此书献给迷途的男人和女人

——作者 题记

1

许翰明和吴雅萱的结婚仪式是在市妇联为全市青年教师举办的集体婚礼上完成的。挺时髦的一件事，从许翰明嘴里说出来就有点玄乎了：“我们大伙儿一块结婚，群婚。”好像回到了麦克伦南论述的原始部落群社会。

婚礼上，主持人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出“唐伯虎点秋香”，三十来个新娘列成一排，站在5米远处，身着清一色的白色西洋婚纱，头上蒙着中国古老婚俗的红盖头，要求新郎们在30秒钟内，认走自己的新娘。新郎官们个个眼珠瞪到了脑门上，哨声一响，蜂拥而上，生怕自己的老婆被别人抢走了。惟独许翰明夹在来宾队列中跟着“嗷嗷”瞎起哄。主持人发现了喊：“那位新郎同志，怎么不去抢你的新娘啊？”许翰明高风亮节地大声回答：“都是社会主义一家人，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呀，我学习雷锋，先人后己，先紧着大家吧，剩下哪个我就要哪个了！”不到30秒，新娘们就被新郎们抢光了，剩下一个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像失物招领处无人认领的包裹，忒扎眼。许翰明说：“得！这个就算我的了！”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上前去，揭开了新娘的红盖头，眼前一亮的效果就出来了：绝代佳人！周边自惭形秽的新娘们顿时成了电压不足的灯泡。

等入了洞房，吴雅萱找回气了，勒令许翰明不准上床，说你真坏，把我晾在大庭广众之下，让我出丑。许翰明美滋滋地说，不制造出这效果来，人家能知道我许翰明的老婆漂亮吗？

初夜过后，吴雅萱对许翰明郑重宣布：从现在开始，我们

之间要废除“你的”和“我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我们的”。

许翰明和吴雅萱都不是本地人。许翰明是东北人，吴雅萱是江南人，他俩曾就读中国首都一所顶尖的师范大学，许翰明学英语，吴雅萱学音乐。毕业时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双双栖息在渤海明珠城——大连，在同一所师范学院任教。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他们乐的是无牵无挂，苦的是无依无靠。他们没有住房，住在教师集体宿舍里，用许翰明耸人听闻的形容，那叫：群居。一间 14 平方米的宿舍，中间拉上块布帘，外面 7 平方米是“单身俱乐部”，里面 7 平方米，把两张单人床并成一张双人床，就成了他们的新房。除了夜生活有了那众所周知的隐秘内容以外，他们和其他单身青年没什么不同，照样早晨排队等着上公厕，中午端着饭盆到食堂打饭，晚上挤在公用洗手池边刷牙洗脸洗衣服。吴雅萱和许翰明都是重爱情轻物质的高尚青年，倒也不在乎物质生活的贫乏。就是夜里做爱的时候有点憋得慌，就像两只偷吃的耗子，不敢出气，憋得使劲压那木床板子，把床板子压得吱吱嘎嘎地提意见。没两天，“单身俱乐部”那边快乐的单身汉就不快乐了，把许翰明拉到一边说：“你不是成心刺激我吗？害得我这两天闭上眼睛就看见你老婆。”许翰明脚心都吓出了汗，紧张地问：“你都看见哪儿啦？”那小子说：“第一天我看见了老婆的脸，第二天我看见了老婆的腿，往后还能看见哪儿就不知道了。”许翰明二话没说转身就去找系党总支江书记。

江书记是个老二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插队时，为了坚定“扎根农村 60 年”的决心，娶了个贫下中农媳妇。但这媳妇也没能“把根留住”，他最终还是回城上了大学。不过他没忘本，熬了 10 年把他媳妇的“根”也拔进了城。想想那 10 年，苦

哇！所以没等许翰明倒完苦水，他就开始忆苦思甜了：“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好歹你们还有7平方米，知足吧！我老婆没进城的时候，知道我们在哪儿制造‘接班人’吗？劳动公园的板凳上！许老师啊年轻人，让我们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吧！”

许翰明没想，谁爱想谁想去。他说啦：你们老二辈革命家就是不如老一辈革命家心胸宽广。怎么？你不承认？老一辈革命家爬雪山过草地嚼树皮咽草根，让你们老二辈革命家吃过吗？没有吧？人家嚼树皮咽草根，是为了让你们嚼饼子咽地瓜，你们就是吃上了大馒头，人家也不忌妒，那叫革命情操！你们倒好，看着我们第三辈革命家过点好日子就气不忿，恨不得我们跟你们一样睡到劳动公园的板凳上，心里才舒坦，是不是？

许翰明一番话噎得江书记直翻白眼。

许翰明不跟他“理论”了，又找到院领导说：“校长啊！您是过来人，这事儿，您懂！您要是再不给我解决住房，我老婆可就让别人看全了。”校长搞学问出身，说话也就没了政治味儿，他说：“我知道这事挺难为你们的。我体谅，我理解！可没法子啊，学校经费有限，说出来你准得泄气，论资排辈，你得等到下一个世纪！许老师，好同志，忍着吧！我们都是这样忍过来的。”

还好，许翰明和吴雅萱没等到下一个世纪，就赶上了住房制度改革试点，他们幸福而又幸运地坐上了改革的头一班车，以有偿补贴加贷款的方式分得一套住房。虽然是老教师腾出来的陈年老屋，但总比像耗子一样啃床板啃到下一个世纪要好。于是结婚3个月，他们首先有了“我们的住房”。住房的门牌号码比报警电话号码多一个数：1号楼1单元1楼1号，这地址读起来和广告词差不多。吴雅萱忙着给亲朋好友挂了一天电

话，用的全是程式化语言：来信请寄“1111”！

说是陈年老屋其实也不算太老，它建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一座5层红砖板楼。5层在那个时代就算是高楼大厦了。红砖是那个时代普遍采用的几乎是惟一的建筑材料。板楼则是指它的造型，就像一只火柴盒，扁扁的平平的窄窄的长长的，这是那个时代最典型的建筑风格，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充分体现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实用原则。红砖板楼的竣工年份豁然醒目地塑在山墙上：1969年。这恰好是许翰明出生的年份。许翰明与红砖板楼同命运，也是根据革命实用主义的需要，用多快好省速战速决的方式制造出来的。他爹他妈谈恋爱用了3个小时，结婚用了3天，许翰明在娘胎里只待了8个月零三天就急着投身革命，出产过程仅用了13分零三秒。许翰明在乔迁家宴上曾激情赋诗：啊！我和楼房一同诞生……就一句。许翰明喜欢做诗，他的诗很有韵味，因为他只会做一句，第一句，后面可以引起无尽遐想的自由空间全都谦虚地留给别人发挥去了。

红砖板楼既然是建成在“节约闹革命”的年代，自然也就处处体现着节约的原则，每户建筑面积45.3平方米，使用面积38.505平方米。许翰明熬了3天3夜，好容易把家居所需的基本功能全部摆放进去了，有一室：睡觉用的；有一厅：吃饭休闲用的；有一厨：加工饲料用的；还有一卫：排污用的。吴雅萱对丈夫的精明能干很满意，张罗着要为它们命名。其实这栋楼房有个很有纪念意义并一直沿用至今的名字叫“胜利楼”。据说当年盖这栋楼房时正值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工人同志们“抓革命，促生产”，争时间抢速度，决心建好楼房向党代会献厚礼，还真的就在举国上下一片欢腾，热烈庆祝“党代会”胜利闭幕的喜庆日子里竣工了。不过

这栋楼房的收尾工程哩哩啦啦地又用了两年左右时间，直到全国人民曾预祝过他身体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不小心摔死在了蒙古的温都尔汗，第一批居民才敲锣打鼓胜利地挺进了“胜利楼”。当然这些政治内涵对许翰明这代人来说，已经很久远了，就像被岁月尘封的古董。1969年仅仅是他出生年代的一个符号。

许翰明这辈人挺进“胜利楼”就像反动势力的卷土重来，吴雅萱的命名明显带着封建沉渣泛起的味道：室名曰“卧龙室”；厅曰“琴轩阁”；厨称“味美斋”；这卫生间嘛，她想了半天没想出来，许翰明说别浪费脑细胞了，就叫“出口部”得啦，既含蓄又直观。吴雅萱一经启发就想出来了，叫“龙凤池”，统称“我们的皇宫”！许翰明和吴雅萱在“我们的皇宫”里合影留念：吴雅萱系着围裙靓丽登场，就像革命样板戏中的剧照，拉出“指方向”的架势，许翰明挥舞着炒勺紧随其后，“锵锵”亮相，题名曰：幸福家园。有个搞理论的朋友看了这幅不伦不类的照片，拔出一个挺深刻的理论高度，说照片展示了一个多元思想并存的时代！

“我们的皇宫”窗外有块不到10平方米的空地，使用权归属一楼居民。他们种上了几朵狗尾巴花，就成了“我们的御花园”。御花园对面有个小广场，广场中央有尊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汉白玉雕像，属“文革”时期文物，历经1/4世纪的风风雨雨，完好无损，尤其是老人家下巴颏上的那颗痣，栩栩如生，就像美容师刚点上去的。两个人闲得没事了，就并肩趴在窗台上瞻望领袖的尊容。吴雅萱说，你看，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慈祥，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他一定为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终于过上了幸福生活而感到高兴。许翰明摇了摇头说，我看不像，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像很生气，因为我们这些不孝的徒子徒

孙继承了资产阶级的衣钵，他老人家天天晚上都失眠。

但不管老人家高兴也好生气也好，许翰明和吴雅萱的小日子却是过得快快乐乐的，从不失眠。有房子的生活就是不一样，两个人的世界就有了“我们的”内容。晚上睡觉前吴雅萱总是在“龙凤池”里磨磨蹭蹭，许翰明等急了就喊：“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呢？”吴雅萱就会回答：“讨厌鬼，我在刷我们的牙呢！”早晨起来总是许翰明霸占着“龙凤池”，吴雅萱等急了就喊：“讨厌鬼，你磨蹭什么呢？”许翰明就会回答：“亲爱的，我在刮我们的胡子呢！”他们上班为人师表，下了班就去逛马路，谈的都是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话题。肚子有现实感了，就去吃便当。回到家，两个人就拱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看 VCD，看到心血来潮时就“翻江倒海”，然后在腾云驾雾般的感觉中进入小资产阶级的温柔梦乡。早晨起来晚了，来不及吃早点，一个甜甜的长吻就足够支持一上午了。他们双飞双栖，人见人说这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甜蜜的生活就像舒伯特的小夜曲一样温馨浪漫和谐。许翰明和吴雅萱就这样过上了有家的日子。

2

卿卿我我的小日子又过了3个来月，一天，吴雅萱瞪大眼睛惊恐地说：“我的‘那个’不来了！”许翰明愣了足有几秒钟，骤然振臂高呼起来：“哈哈！我们有baby了！”

人生又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到来了，吵吵闹闹的日子也就随之开始了，那语言一不留神又复辟成“你的”和“我的”了。

许翰明说，是儿子。

吴雅萱说，是女儿。

许翰明说，肯定是儿子！

吴雅萱说，肯定是女儿！

许翰明说，要是女儿，那也是我播下了龙种，让你孕育成了跳蚤。吴雅萱跳起来拿起苍蝇拍就打他脑袋，边打边说，好啊！你骂我们女人是跳蚤，我打你个苍蝇，打你个苍蝇！许翰明抱头鼠窜说，别别别！你小心点，小心点！千万别动了胎气。吴雅萱胜利地“哼”了一声，腆着瘪瘪的肚子，像女皇一样尊贵地躺下了，懒懒地命令道：去！拿水来。许翰明颠颠地给她倒了杯水，就趴在她身边，神情庄重目不转睛地瞅着她的肚子。吴雅萱说，你看什么？许翰明说，你别吵，我来激情了，正做诗呢。你听着：啊！我们的希望正在肚子中隆起……

吴雅萱问，完了？

许翰明说，完了。

吴雅萱说，狗屁不通！

许翰明没滋没味地起来了，转了一圈，拎来了一台录音

机，把喇叭贴在吴雅萱的肚子上。吴雅萱说，你干什么？许翰明说，进行早期胎教啊，让儿子听《沛沛儿童英语》，我儿子将来准是联合国秘书长的料，我要让他生出来就懂两国语言。吴雅萱立马爬起来换上了《车尔尼钢琴曲》磁带，说，我女儿将来是世界一流的音乐家，我要让她第一声啼哭就有抑扬顿挫的乐律感。

许翰明说，是政治家。

吴雅萱说，是音乐家。

许翰明说，肯定是政治家。

吴雅萱脖子梗起来了，眼瞅又要动胎气了。许翰明赶紧抚摸着她的肚子说，好好好！咱们别争了，未来的远大前程还是让孩子自个儿拿主意吧。咱们还是给孩子取个名，这可是当爹妈的事儿。吴雅萱说用词组起名有艺术感，就叫“许多”吧。许翰明说，不行！将来咱们的孩子进了中央见诸报端的名字是“许多同志”，都分不清是泛指还是特指。吴雅萱说，也是，姓一个许字太俗，不管取个什么名，到派出所联网一查准是重名一大堆，不如取个复姓“许吴”，名字就叫许吴横空，横空出世，惊天动地！许翰明说，不行，许吴这姓太难听，横空这名字也太张狂，短命。我看就叫许联结，联结你和我，你是孩子他娘，我是孩子他爹，咱俩就是真有打离婚的那一天，这孩子牵系的血缘关系也断不了。吴雅萱又瞪眼了说，你什么意思啊？刚结婚就连离婚都想到了，这日子还能过好吗？许翰明说，那好，咱不说离婚这词了。许联结将来准是个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光有名不行，还得有号，我看这号就叫“狗不理”，狗都不希罕理，命大！吴雅萱说，不行！那不成天津包子了吗？还不如叫“猫不闻”，猫都不希罕闻，命更大。争来争去各退一步，总算达成一致：儿子或女儿，姓许，名联结，号猫

不闻，爱称多多。

儿子许联结，多多，在他爹他妈的吵吵闹闹中“哇”地一声来到世上，抒情慢板戛然而止了。

多多的第一声啼哭一点音乐天才的韵味都没有，憋了半天，小脸蛋憋得像只紫茄子，助产士拎着他的两脚倒悬起来，在光屁股蛋上拍了几巴掌，他才赖赖叽叽毫无韵律感地哼哼起来，听起来倒真有点像猫叫。许翰明埋怨说，瞧你这名起的，差点让我儿子归属猫科类。音乐家是天生的，政治家是后天培养的，看来咱儿子是当不了音乐家了，还是当政治家吧！多多大概是对他爹老子的安排有意见，愣是不睁眼，三四天过去了，还跟个才下生似的，粉嘟嘟着小脸闭着眼睛喘气。吴雅萱紧张了，担心地说：“咱们的儿子该不会是个先天瞎吧？”许翰明趴下来，用手扒着多多的眼皮掀开一条缝，认认真真地瞅了半天，乐了，说：“没事儿，这不，俩黑眼球，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不少！”这一扒，多多的眼睛就睁开了，不过只会看自个儿，不会看别人，这是后话。

房子有了，儿子也有了，现在缺少的就是票子了。许翰明和吴雅萱很快就体验到生活的窘迫感了。别看多多是百分之百的国产货，在娘胎里学了10个月也没学会一句外语，可天生就是个崇洋媚外的“种”，喝奶粉要喝澳大利亚进口的，一喝国产的就拉稀；洗浴液要用日本进口的，一用国产的身上就起疙瘩。一包奶粉22.80元，一瓶洗浴液28.20元。喝的是钱洗的是钱，舒伯特的小夜曲变成了锅碗瓢盆交响乐，许翰明和吴雅萱比翼翱翔在了尿布连成的“万国旗”中，天之骄子终于两脚落地了。于是真正的家庭生活开始了，是从有了孩子开始的。

许翰明表面看起来有点玩世不恭，骨子里却是个求上进的

好青年。他把速记原则运用到英语教学中，创造出一套英语速记法，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好评。这天晚上，许翰明正埋头准备第二天的公共课，吴雅萱要他去给多多买奶粉，千叮嘱万叮嘱，上超市去买，不要买门前小卖铺的，因为门前小卖铺比超市上贵1元2角3分。吴雅萱若不叮嘱，许翰明本不知道门前小卖铺也有得卖，这一叮嘱，反倒多花了1元2角3分钱。一报账，吴雅萱凤颜大怒。许翰明说，你火什么呀？时间就是金钱嘛！吴雅萱说你的时间值个屁钱！许翰明说，再不值钱，那也是我的生命！男子汉大丈夫总不能把生命都消耗在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上啊！吴雅萱说，那生命是你的吗？你有了老婆孩子，那生命就是大家的了。你想要属于你的生命？当初别找对象啊！别结婚啊！别要孩子啊！别当爸爸啊！吴雅萱一句跟一句，几个“啊”就把许翰明顶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了。真是不服不行，在家庭内战中，女人个个都是天才，你就搞不清在她们那并不丰富的想像力中哪来那么多丰富气人的语言。许翰明说，看来做男人最大的错误就是结婚，最大的失误就是生孩子！吴雅萱满脸的幸灾乐祸，拖着长音说，你现在后悔？晚啦！许翰明气得没辙，从说惯了欧洲文明语言的嘴巴里狠狠地蹦出了一个国粹单词：我操！吴雅萱愣了片刻，突然就撒了泼，一头拱到许翰明的怀里说，你操啊！你操啊！许翰明也来狠劲儿了，真的狠狠地“操”了一顿。粗暴带来了征服的刺激感，与平日和风细雨温情脉脉的同房真的不同，很快就达到了忘乎所以的境地。吴雅萱被这急风暴雨袭击得蒙头转向，半天才反过劲来，一声不吭，吧嗒吧嗒掉起眼泪来了。许翰明的英雄气概也随着生理的疲软萎靡了，蔫头耷脑的，像犯了强奸罪。许久，他默无言地把泪眼蒙蒙的吴雅萱搂进了怀里。

许翰明终于在妻子的启迪下懂得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结

婚，就是用你全部的自由换取一个牢笼，从此生命不再是你自己的了，你得为这个“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几天后，许翰明拿回一份报纸，上面登着一条日资船运企业的招聘启事，月薪 2000 元。他说我想去试试！吴雅萱从爷爷的爷爷那辈起就世代为官，虽然没出过什么大官，但好歹都是吃“皇粮”的，属正统出身。她一听就毛了，说：你想“下海”？不行！没有职业保障。许翰明说，有职业保障有什么用？没钱，生活照样没保障。于是两人就开起了“全委会”，权衡利弊，展望未来，热热闹闹地讨论了一个晚上。许翰明和吴雅萱都是平头百姓，他们对金钱的渴望，仅仅是对小康生活的一种向往。这种渴望最具现实性，也就最具吸引力。结果现实的渴望战胜了虚幻的理想，吴雅萱拱进被窝时终于拍板定夺：“好吧，为了我们的多多，你就去吧。我就是觉得太委屈你了，你是个当教师的材料，你本来很有前程的，却让家庭给拖累。对不起，翰明，真的，对不起……”说着说着就鼻涕眼泪的了，把许翰明悲壮得好像明天是去赴刑场。他无比幸福无比大度地搂着妻子，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安慰说：“没什么，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多多，别说是换个工作，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接着两个人就特别温柔地好了一回，彻底挽回了许翰明因那次暴行造成的恶劣影响。

许翰明来到日本独资朝明船运公司应聘，第一关资格考评，第二关业务测试，都顺利通过了。最后一关是公司最高领导面试。公司董事长是一个叫加贺川美子的日本女人，年龄无从考究。她肤色很白，那张神韵并不年轻的面孔像被电熨斗熨过似的一点皱纹都没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做过整容拉皮的。可能是整容师拉得紧了点，一不小心把表情给拉没了，从她的脸上你就看不出喜怒哀乐来。川美子漫不经心地翻着他的

履历，傲慢的眼神肆无忌惮地打量着他，就像在鉴赏一尊不会喘气的兵马俑。许翰明不自在了，觉得是自己哪儿不对劲了，该不是把鼻嘎巴儿抹到脸上去了吧？他不会讲日语，又不知道对方会不会讲汉语，就用英语说了句：“Something wrong?”（我哪儿不对劲儿吗？）川美子突然用流利的普通话说：“下去吧！以后你穿藏蓝和银灰两种颜色的西服。”许翰明莫名其妙地退了出来，问人事部经理，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穿的是寒碜了点，但贵公司不至于以穿着论英雄吧？人事部经理挠着脑袋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既然董事长说了，你还是换了行头再来吧！许翰明说，我说革命同志革命大哥啊，换行头是需要 Money 的呀，我要是把行头换了，她又不录用我了，谁承担经济损失啊？人事部经理说，当然是你自己承担了，这就叫风险投资，懂吗！

许翰明差点为这笔“风险投资”倾家荡产。吴雅萱为他选的两套西服都是国内最新流行面料，合计人民币 4486 元。选衣服时，吴雅萱很有气魄，专挑大商场进，看这套试那套，把售货员支使得团团转，财大气粗得就像家里有座金银山。交钱时，她的手可就哆嗦了，这笔支出耗尽了他们全部的“家库”，还搭上了他俩这个月的工资。许翰明说：“算了，这钱买奶粉够多吃到大学毕业了。还是买两套便宜的吧！”吴雅萱硬着头皮满有民族气节地说：“不行！不能让他们日本人小瞧了咱们中国人。”

川美子的眼光的确不俗，许翰明被藏蓝色西服武装起来，立马就变得风度翩翩，英挺帅气，怎么看怎么像个白领阶层了。可他就是不得劲，好像满身都是印着婴儿小嘴的奶粉袋。更令人愤慨的是，第二天许翰明来到朝明公司，川美子只看了一眼，就用鼻音哼哼着说：“这是上哪个破烂市场买的便宜货，

做工忒差!”那个“忒”(tuī)字用得那个地道啊，差点没把许翰明这个说中国话喘中国气的中国人给气死！许翰明真想把西服脱下来摔到她脸上，这倒不是因为川美子嘲笑他买了便宜货，而是凭什么你他妈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地道！不过他很快就消气了，因为他被聘用了。从工作出发，一个会讲中国话的上司比一个不会讲中国话的上司要好。

许翰明办调转手续时颇费了点周折，最后系党总支江书记用历经沧桑的语气教诲他说：“小许啊！你们年轻人就是目光短浅，只图一时的蝇头小利，早晚你会知道还是社会主义企业好啊！”许翰明当时心高气盛，满不在乎。后来自己也历经了沧桑，才佩服了江书记的英明预见。